

15

V
J550.8
L61

南華真經義纂卷之二

李杲纂褚伯秀義海朱得之通義

內篇

養生主第三

養其有生之主而踐形之責無愧矣即孟子養性之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
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
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
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所踦砉音畫又古然嚮然奏刀騞音麥又然莫不中音

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謔善哉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
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
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苦管苦尸二反又音空因
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音抓乎良庖歲更
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
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
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
輟音轉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
謔音慤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
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
得養生焉

朱氏曰生有涯知無涯即世短意常多人無百年
壽強作千年計之旨有涯隨無涯其殆者形勞也
為知者之殆神勞也殆已已危之甚也殆而已矣
神隨形散亦歸於危也此上言不養生之愚其曰
為善安分盡心不銜售也其曰為惡不絕嗜慾不
矯情也不近名刑即其自謂不為仁義之操淫僻
之行也人從俗無名可稱無法可加也此上言生
之易養也此只是起緣督為經一句督猶獨也總

也人身皆脊之脉曰督脉一身之最中由尾間貫泥丸天而人形而氣皆攝於此故莊子以督名天德言但循其大道管轄之機守之以爲常無近名近刑之事猶今人以取利謂之近錢也此一句乃養生修德之綱領曰養生而不言修德正逃名之意也保身不犯世網全生完其天性養親盡其當爲盡年不取天折皆不近刑名之實也下文解牛事只承緣督一句明養生義引證不用一字而意自通貫文哉文哉肩膝乃手足之榦四句只形容動作機括以起合舞中會句解牛而擬之以樂言和順而不費力也以解牛之技擬養生言應世當審幾順勢而不以強力制割也言得養生焉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皆在其中矣官知止疑定於常時神欲行敬謹於臨事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

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

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不斲畜乎樊中神

宜作形

雖王不善也

朱氏曰有與也猶曰耦也性與形爲配也言其有

人之貌而性猶與貌俱不隨足則則其則者非其

自取乃天數使然又於言外原其所以致則之故

由其貪飲啄之富而入乎樊中耳形雖如王者之

坐享亦不能自適如澤中故曰不善也天人之疑

謂人有餘不足雖出於人亦造物者爲之主故人

遇患難惟當順受澤雉之喻謂人自愛者不慕紛

華也即其有與而知其則之非幸即其既則而猶

居乎右師之官則其取則之因也保生之道出處之機於是乎審矣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疑作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朱氏曰此段形容德之入人心者深反言以拂塵也天之所受本來無物今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之所受而遁逃其無爲之天性倍棄其無情之真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縣者四無係着解者四無聯屬佛言大解脫也帝之縣解言是天地間無粘帶之人也人之有生知以薪熾火所美者

之死如薪盡於火薪有盡而火無窮死生之變何足動於達人之中哉此章大意列莊語中散見惟老子死足破方士之狂而養生之士莫善於聃故存於此指窮之指疑是脂不然木也

總論

褚氏曰達養生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爲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爲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失故真人誨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刀若新發於硎則剗繁治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爲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善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歛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鄼按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

爲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櫻事拂理得交患滿心戚然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瞞大聖南華所師循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遂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是也秦失吊之而三號已爲方外剝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弗拒是謂帝之孫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爲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特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貴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傳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人間世第四

列子貴虛篇中世訓生此世字亦當以生爲義言哉在衆人之中立此生

道也世字六書從三十一會意指事此篇意在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是爲立生之道故曰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

民死死者以國量平澤若蕉焦誤民其無如矣回嘗聞

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

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謏若殆往而刑耳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

至於暴入聲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

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石音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關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

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僂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奸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平聲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

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適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

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

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
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
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
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閼者虛室生
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
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
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栢氏曰諸解大意詳悉茲不贅字義或有遺論僭
附編末澤若蕉澤同野焦誤蕉死者以國量國猶

谷量猶史載谷量牛馬之義言其甚多不可數也
民死既衆則穀粟草木不得遂其生澤中如過焚
而焦者其國政可知矣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
人之前者是使人惡其有美也術述通此章暴人
凡三前二處宜作表暴解謂表白人之所行術暴
於人之前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崩潰也夫涉人
間世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以孔顏問達歷述
暴君厲行而酌其往化之方顏子以虛一進其本
意亦正矣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由中之機
安保其不妄發顏子又思三術自全仲尼猶以為
太多政法而不謀胡可以及化以心未能忘故也
顏子至此無以進由是知夫子化人直造懸崖撒
手心路斷絕之地始可進向上一歩使齊肅形神
而後告之自明而誠之謂也謀字以間諜釋之不
通肅齋訓安為近聽之以耳止於聞道而未能盡
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能盡忘至於聽之以
氣則無所不聞無所不契彷徨周浹混合太虛太
虛何處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能逃也耳之

所冥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則靜極無爲虛以待
物者也觀夫注焉不滿酌不竭與人而愈有常應
而常靜者則亦何待不待之之有哉通天下下一氣
人物太虛之所同攝也唯虛與氣非即非離互顯
體用是以無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
所以化天下之剛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
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已故能靜鎮百爲
明燭萬有如鏡開匣如衡在懸天下之重輕妍媸
莫逃而無恩怨予奪之累以是而處人間世特遊
戲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心齋之用實自有回
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回則受化之速可知矣夫
子嘗謂其終日不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
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心傳內學
肯性命之精微直以治身者也今將出而有爲
扶治道故詳及君臣交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形
氣交和中虛外順上以造心齋之妙川下以顯及
化之真機聖人所以與天爲徒
而不涉人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
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
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
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
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爨无欲清之人今吾
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
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

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无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

南華真經 卷二
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无遷令无勸成
過度溢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
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
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褚氏曰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夫
子且自述其奉命懷憂冰炭交爭之意觀有以發
病而藥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大節事親不
可解於心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事心哀樂無所施
人世立身之要亦槩見乎此然心爲天君萬化所
出人能事心盡道則於君親可知矣不可柰何而
安之則平居暇日可知矣信道篤而自知明何死
生之悅惡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爲臣子者於其所
難安而安之忠君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
傳言之難而誨以幾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臣無

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至命盡神
故足以發夫子心齊之論而造坐忘之極子高
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全臣
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材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
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爲出世
間矣先論奉使傳命之難却泛說世事感召勢之
必至而莫知所以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
語誠爲切當剋核太至核同劾諸解罕詳及蓋核
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中先賢嘗取以喻仁愛
之意今謂剋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意盡剋削其
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肖之心不期應而應
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
不類何惡弗爲蓋由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
中子周公篇好奇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
應之語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惡音
去聲今擬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
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其無
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侯之驕志

也乘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慮成否也不得已
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先乎中道也如此亦足矣何
必作爲以報其君哉莫若爲致命言但聽其死生
禍福則處此亦何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戒
終亦歸於本意觀此一段曲盡物情
孰謂南華傲睨物表而略於世故耶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其德天殺與之爲无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
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
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
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
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

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
兒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无町畦彼且爲无崖亦
與之爲无崖達之入於无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
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
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
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
以筐盛矢或作屎以蜾蠃盛溺通有蚤蚋僕緣而拊之不

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朱氏曰闔之傳贖殆君命不可辭故有此問爲子擇傳而得闔亦靈公不喪之一端也只是正身爲本迹就心和外盡恭敬不忤之道內存調停誘掖之心此亦以善養人之方然必身正而後或就或和不過其則也達之入於無疵者通其情使漸入於無顯惡此之謂就不入和不出也僕緣而拊之不時言牧馬者拍馬身之蚊虻出於忽然馬不知僕之拍必然驚詫決裂致傷則我平日愛馬之心皆忘之矣此蓋反應達入無疵句實欲訓迪頑鈍者漸責而不驟也此承美成在父惡不及政之意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

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備莫于反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狙梨橘柚果蓏力果之反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

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
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
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
社何耶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
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
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朱氏曰自全其天者不求合於俗自謂知物者未
必爲豪傑之知己以爲不知已者詬厲言寄跡於
社得至此大正取人之棄以自保也以義諭之蓋
以弟子知其以無用爲趣乃復致用於社是因其

言而喻之以義理也寄焉者言其不
辭社之用乃其寄跡非以求用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

將芘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

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

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食紙反其葉則口爛而

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

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

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狝之杙者

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

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人祥也

朱氏曰神人以此不材神人所以為大祥二語相應道德入神者不以有用自顯其許由之徒歟隱將託其所籟隱然不見有駟乘也自我底物曰茫物求我底曰籟痔病不可以祭河不用痔病者為尸也舊引西門豹事為訓義未安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曾撮指天五管在上

解為脅挫鍼治解綫音足以餬口鼓篋播精足以食

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朱氏曰五管在上乃跖之甚者視物必側頃仰面而其目鼻與口必向上也不受功不承功程之責也支離其德者美無可見用不及大猶曰散碎無收拾之人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无傷吾行卻曲

此二字誤卻曲无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

莫知无用之用也

朱子曰此借聖人以警世意以聖如孔子而泥跡猶有弊況不及孔子而假名干祿乎成者聖人與世相成不見聖人之跡生者特顯露於衆人之中正與文中子意同僅免刑言天下機穽深嗜欲重未有不履危險者不敢望無譏議之加但苟免法網是亦幸矣平康之福無所加於人輕如羽也

之爲禍弗論即劉勰判宮爲禍之重豈不如地乎山之生木自盜其氣膏之生火自耗其體有用之用殉人而失已無用之用務內而忘外者也

總論

褚氏曰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雖人不可不盡者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爲善美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弓旌在前而刀鋸在後者有之況以不達如愚之臣遽欲往化年壯獨行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導道之心固將自化奚必輕徃以資驕志櫻暴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是所念既空而天真虛受之時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

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
行盡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傳衛
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
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燭幾
微進退惟義可也至於曲轅櫟社以無保為保商
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伸言材之為累而世人弗
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奸害生
利鍾而禍患至雖然臃腫自全不可得矣故是篇
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
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償罔不密由斯道遂
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祛
聖賢經世有為之迹以杜眾人逐物無厭之心結
以山木膏火桂漆之患警世尤切惟其知涉世之
難所以處世而無難矣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
無難

德充符第五

充足也符合也德足於已則隨所應而合也何也德也者人已之同然者也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
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
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
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
往爾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
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
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
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

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
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
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
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
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
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栢獨
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
之首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
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
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褚氏曰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而
天下信之非德充於內物符於外者不足以與此
此王駘所止而有以來鑑之道也學者洗心求教
故虛而往終則真見內充故實而歸非虛則不能
受教非實則不能悟理悟理之極明白洞達物來
斯鑑亦虛而已是故爲要道此無他善教者輔物
之自然善學者求復其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其
有以增飾之也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則不教
之教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則不
議之議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教人者如此在受
教者爲何如又彼既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
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郭氏從以其知以其心

爲句得其常心遺而不論成林王氏並同郭說獨
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心爲句上下文義明白虛
齋無隱皆從呂義今從之又受命於地至惟舜獨
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畧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
作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
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文順義
全考之郭註下首惟有松栢上首惟有聖人則元
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逸又彼且擇
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登絕句假人屬下
文碧虛因之呂氏以假音遐絕句獨陳祥道王雱
虛齋並宗呂說竊詳假人無義今從登遐文義顯
明謂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升於玄遠之域也續
考列子周穆王篇登
假字並讀同遐可證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
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

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
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
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
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
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
不足以自反耶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去聲中央者中地也然

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

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

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

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褚氏曰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戚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狗乎外者不明乎內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爲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由徒論足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

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也於非罪者也遊羿彀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我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已也發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耶吾之自悟耶則彼已俱忘物我並化何喜怒哀之可動何形骸之可索哉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惟不知務而

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

是以務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爲

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

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
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
人乎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
賓以學子爲彼且斬以誡詭幻恠之名聞不知至人
之以是爲已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
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
天刑之安可解

褚氏曰首章王駘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有
德而知命者也此章无趾務學以補過者也南華
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
不謹犯患則其兀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

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惟知其過斯能補過故
聖門不棄焉尊足即下章所謂使其形者於此而
務求全得其道矣无趾以夫子爲天地圖有以覆
載之夫子指其前失以爲今來何及矣則猶有將
迎得失之見也无趾言其猶若是則有不滿於中
者此段蓋嘉无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爲全人
也形之殘兀又何加損焉以見聖賢治化曲成萬
物而不遺稟質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級如本篇
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
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
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
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

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
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
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
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
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
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
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
使於楚矣適見稊徒門反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晌若
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

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
不以妻資削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
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
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
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
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
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
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
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以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褚先生曰按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為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孽尾成羣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為妾之語則雌雄合手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其人之

葬也不以妻資舊來從資絕者娶句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為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論後得無隱講師從娶絕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旨大明續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娶孔子之喪飾棺牆置娶又置絞衾設柳娶又明堂位云周之壁娶鄭氏註天子八娶皆戴壁垂羽諸侯六娶皆戴圭大夫四娶士二娶皆戴綏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娶非特為飾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柳娶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道故其葬也不以妻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則者之不受履也此章從上文脉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餒於中外飾無益也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內蘊接物無間若青陽流布無不被生育之恩蓋以無心為心故能無感不應或問方其

不感不接和安在哉曰
如樂在懸聲無隱乎爾

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

肩肩甕甕

鳥莖反

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

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五焦反

乎大哉獨成其天

褚氏曰德有所長者悅在德而不在貌形有所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世間從容逍遙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遯形人無遯情而其憂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聲名妖孽所以滑性而以之為知由是貪詐生焉結繩之約由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欺誕生焉工匠作器所以給用而貿易焉由是巧偽出焉此皆時俗之弊也真人猶觀有以反之故斷曰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不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其言意亦切矣此還淳反朴之要道聖人復出不易斯論人能脫去膠孽等累則與天為徒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飲食起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中也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誓乎大哉此德之在性情也以已之性情復已之自然豈假他人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諸氏曰道與之貌無論美惡安之而已天與之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生不益生

必不損夫性何所措其情今惠子不務內充而徒以言辯求今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據梧而瞑則其為知能所役亦困苦矣故告之以天之所以選取汝形而為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噪於人間而已由階而升致極乎性命道德之奧乃聖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病殊弗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有情耳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以辯為使惠子而頻悟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何患乎人之不契物之不應哉

總論

褚氏曰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美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應德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駘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

而從之則其修爲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是乎視所遺所喪若土之遺以見得道者忘形惟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成鑑凡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爲物所歸猶松栢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爲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已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蒂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爲事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尊足所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疵癘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爲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爲德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暇爲全人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厚於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究其失使遺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皆言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來有德司契皆德充物符之謂而南華發揮尤爲詳至取殘兀厲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爲尚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纂卷之二終